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丹増叅

男

埴塚
校

六公襄

經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解贊克樂氏仲孫羯帥師侵

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

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

奔楚

陳鍼子八世。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林解力

棟欽穆叔未
對一語便覺
勃勃欲吐情
景如畫

丙難既平太
阿囑覽其方
珍寶其其
門宿寶其
特結鐘鳴淵
盡人壽無後
故迎建華
刀欲延休子
其子孫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

陶唐氏杜預曰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

唐縣自唐侯升為天子乃治於晉陽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

昭二十在商為冢韋氏孔疏韋韋國君為彭姓其後世失尊

九年仲稱夏王孔甲唐劉累陽氏曰御龍以夏累封遷魯縣而

此云自商而王孔甲唐劉累陽氏曰御龍以夏累封遷魯縣而

韋復國至商而漢景之後世從承其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

國為韋國於唐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其子驪叔奔

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附杜劉炫引賈逵云武王

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居大夏為成王所滅
而為一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復為之佐言已世
誤矣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復為之佐言已世
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

宣子白
不知高天
地只小小
一丈仲以
其然亦
之平爲不
其故文歸
三立以視
祿夫何足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不其是之謂乎約聞之大上有立德
黃帝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
堯舜其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

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和叔

三代之得天下以功而德未嘗不盛春秋之世亂世也自
桓文以至晉悼尊周室攘夷狄小補之功或有可稱而德
已微矣下迨晉平士句專政不知周室並不知有晉侯自
此而南北主盟自此而黃池爭長德與功兩無足言所見
諸史書者惟有應對之文詞命之善猶有先王之遺澤焉
傳特書此篇以見自此以前弱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
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而功無足錄亦世道升降之一

只一范宣子
而到國之特
敵於范起
入其本一起
便知范不
長小人不可
道而可以
利而說他
言不問不

太機也

士句專盟主之權自謀殊功故歷稱衆烈歸到

范氏穆叔以世祿掃開見先世尙有微功子孫全無實事
一旦失世樂卻可鑒也至若魯之立言獨舉文仲蓋文仲
功德俱不足稱而言有可法者便見赫赫晉卿比一魯國
能言之大夫而不足也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鄆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
也事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或之僑聞君子畏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或離若吾子賴之用
之則晉國或諸侯或則晉國壞晉國或則子之家壞何沒沒
沈沈也將焉用斯夫今名德之興也以遠聞名德國家之基

詩云樂旨君
東家已是快
然後又說到
身於此是刻
腹藏珠那得
不為切膚之
標作史者當
錄並虛四
中設教實
言道顯德名
兩字並說和
例注各名
變我以生則
感其求者係
是瘠瘠之民
民皆清樂而
子劉康寧無
是理也一宜
作結慎然

也有基無壤。無亦是勢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其道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降。恕思以
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明其德。則令名如與
而行。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每事寧也。按此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浚。取也。附注。取之深也。此謂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焚也。疏云。象不燒死。附注。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
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
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
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

士句小丈夫也得志而驕亦賤丈夫也嗜賄無厭諸侯幣

重而曰范宣子爲政則全不關晉侯也。子產致書休以國貳則家壞不特家壞而且身焚藥石之言安得不令貪夫奪氣。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晉伐齊魯爲晉報侵

夏楚子爲舟師

水

以伐吳不爲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

爲下吳召

計焉
起本

急於伐吳。自緩于爭鄭。晉悼通吳以敝楚。不爲無功。

齊侯既伐晉而懼。

將欲見楚子。

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

且請

期。

請會

齊社。

蒐軍實。

使客觀之。

祭社因問數軍器以示通齊疆

陳文子曰。

齊

將有寇。

吾聞之。

我必取其族還自害也

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

且乞師。

辭有旨

師未得。

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

且乞師。

辭有旨

師未得。

將有晉師。

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楚辭。

且乞師。

莊問盧聲知
已落胆

名爲救鄭之
師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見邑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按今山東

膠州西南有介根城

見楚使如楚辭。乞楚師。送楚師。倉皇勞擾。皆從懼字生來。

然又便道伐莒。以報身傷將藏之恨。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齊莊爲世子。一意媚晉。及執牙篡立。晉人不討。且定其位。以衆爲已用。而可藉其力也。豈知卽背之乎。晉會十二國。聲言伐齊。而在會諸侯。無爲晉弔躍者。以大水不克爲辭。是不成伐矣。傳蓋發明經不書伐之義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補傳不言四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

在河南新鄭縣東南。諸侯還救鄭。齊侯使張既輔陳。晉侯使張骼輔陳。

抄出五字是
收射犬皆笑
二字已收拾

同乘兄弟也

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謂不告而馳

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

按志入者言志在人陣故不暇告皆笑曰

公孫之距也

蘇意也言其性急不能受楚子自棘澤還使蓬

啓彊帥師送陳無字

傳言齊楚因相結也

楚久失鄭因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字請師楚之伐鄭志

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書伐

鄭而救齊削之也何以不書救鄭曰亦未嘗救鄭也諸侯

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怨

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

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鄭國子

展爲政子產輔之射犬敢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

國事付之輕躁之人。觀子太叔一戒固以慎重者命之也。不知二子超羣軼倫之勇射犬知之而求御于鄭以爲之導。彼卽於御見作用不告而馳而後入壘皆下。收禽挾囚之能顯。又不待而出而後超乘抽弓之勇。若使二子一往一來。楚師驚歎欲絕。而師歸矣。蓋以不可陵侮者示本國有人。而以得盡長才者使荆蠻奪氣。皆射犬之作用也。迨旣免之後。語若咎之。却是出險放心笑而置之。不失鼓舞故態。而射犬若爲不知也。夫豈羊斟之御華元可同年而語哉。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名舒鳩人。楚屬國名。舒鳩人與共伐楚。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筮與師祁犁。皆楚大夫。讓之舒

信理兼到

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林能告無
叛楚之事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

欲伐之。遣子

令尹

遣曰不可

彼告不叛

且請受盟

而又伐之

○

伐無罪也

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

也終卒

而不貳

吾又何求

若猶

叛我無辭

有庸乃還

明彼無辭

我有功爲

○

子馮持論

爲穀於菟

孫叔敖所不及

○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鍼宜咎出奔楚

○

齊人城邾

王城也於是殺緡闕

王宮齊叛晉欲求嫁于天

子故爲王城之補也傳此後言齊人城邾者三由

不得其詳

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

賜車之總名爲駟

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許氏曰自

所賜車之總名爲駟

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許氏曰自

所賜車之總名爲駟

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許氏曰自

宣九年蔑如京師

後五十餘年始有酌如京師

自是不復聘

○

矣王

王城毀盟主不城而齊城之尊王之義也。經何以不書或

云者恐
人李之
心也
一

曰齊欲媚王以免晉討故不書此不然也春秋之趙王事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畧之而齊與晉讎不樂其事故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聘爲名不明言賀城也晉侯雙程鄒使佐下軍代樂也鄭行人公孫揮羽如晉聘程鄒問焉曰敢問降隋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猶道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隋者知人也不在程鄒疏云非程其有亡燬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愛也子將死其語偷程鄒將死其言晉俱是失常然明料程鄒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經

癸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弑弟景公杼曰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

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夷儀之諸侯也。按史官之例。前日。後凡夷儀陳列諸侯。故公此不重列也。重邱齊地。今山東鄆城縣境。○重丘。並龍反。

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本邢地。衛城邢而為衛邑。若地衛行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其入者自

外而入之辭。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儀。○冬非國逆之例。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

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疏云。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猶歸伯吳頭如會兩成。

卒于野也。

卒于野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七

公孫然明賜
曰將事相前

莊公死於
泓水見婦
之烈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公忠之使告於晉孟公綽魯大夫曰崔子

伯爲晉伐齊志在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寇不爲

將有大志欲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寇不爲

使民不嚴民欲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寇不爲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孫云楚偃統

長謂公者蓋其家臣僕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呼之傳卽因而言之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其使偃取之爲已偃曰男女辨別

姓今君出自丁齊法遠義不克曰丁臣出自桓不可齊桓

郭偃之謂同姜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

北上大過困六史皆曰吉孔疏史筮人也史有多示陳文子

文子曰夫從風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

諸說崔子
係係點莊

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按周之六三變大過之九三
是爲棟桡之凶男女相爲室家風隕棟折則家室壞而身將
歷何利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之有六三爻辭按一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者必辱非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按坎爲險爲水而連四五之剛水
中極剛險者惟石巉巖常關欲濟無由故曰往不濟荀九家
易坎爲衆艱爲中女坎爲中男以有夫婦之道而坎變爲男
二四互艱離爲女坎爲中男以有夫婦之道而坎變爲男
無由互離有入宮不見其妻之象崔子曰後也何害先夫當
棟燒宮毀已無家矣安所歸乎崔子曰後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當此內一後功之反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釋
也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爲崔子崔子因是也又以其間伐晉也而伐之難
猶自惠有冠崔子因是也又以其間伐晉也而伐之難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聞公輒待人賈舉而

爲崔子問
伏下開門此
人最得力

門以內只公
一人耳
甲與以下與
上段賜冠掛
襪相映

門外人既知
公欲何妨掛
闔而入須知
封亦伏甲門
外故消勇力
皆翻死

又近之乃爲崔子問公同公夏五月莒爲且子之役三年二十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命美侍人買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言侍人者別下賈
舉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求
斬自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于公宮言崔
殺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于公宮言崔
近公宮或淫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得淫人交崔子命
者詐稱公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得淫人交崔子命
計之不知他命陳云說文振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扞
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振爲行夜官名也干振曰扞振側拊
反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截之賈舉州綽郕師公孫敖
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要者
反祝佗父祭於高唐別有齊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祭
祭原

此此一
晏子
天外來

買來因門此
時方啓

活反。說他申嗣侍漁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去子。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者崔氏殺。
 腹藏平陰大夫于平陰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晏子立於崔
 氏之門外，而來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
 與無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
 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
 養。言者不徒居其位，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
 亡之。謂以公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嚙誰敢任之？所親
 愛也。非所親愛，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無爲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君死安歸？杜誤。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願

光乘靈死墓
立今有國者
仍是靈之子
豈非天哉

寫得史官
枝離筆刀能
不能盡道是
能立萬仞

齊桓公

卷之十九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木

叔孫宣伯

魯叔孫

之在齊也

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子

納其女

伯女

於靈公

嬖生景

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犬宮

廟

太公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

是與有如上帝乃歎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前

辛

巳於與夫上之

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前

辛

其試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書而死者二人

有三人死

其

方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夫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方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夫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乃

還者按呂云殺大難矣大難者子守正小人死而其弟

還者按呂云殺大難矣大難者子守正小人死而其弟

乃

史氏傳丁趙盾之執書董狐之直於崔杼之執書大史氏受制

史氏傳丁趙盾之執書董狐之直於崔杼之執書大史氏受制

乃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乃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乃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賦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賦君三十六皆以此而條爲筆

乃

正論侃侃與
晏子反照

想見國人鳴
一呼無不响

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
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
知匿其曜匿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於檢反弇將舍嬰曰
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於檢反弇將舍嬰曰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側莊理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
四嬰喪車之飾諸侯六邑云喪大記君餽嬰二轎嬰二轎
衣以白布從者皆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
持之而從既多出于填中方言云自閏而東謂屬爲娶則娶
是弱之類也禮葬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諸侯六大夫四
送葬七乘不以兵甲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
之車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一

十

此傳崔杼弑君事。春秋責備賢者。傳于晏子。有子有奪分。兩大段。前段至王何奔莒。所以予晏子處變之宜。後段至末。所以正晏子與盟之謬。前段以晏子之言爲斷。後段以鮮虞之言爲斷。伐晉之役。杼欲弑莊。說晉久矣。而未得其間。因以姜爲餌。故公從姜氏。拊楹而歌。姜已與崔氏從側戶出矣。然莊悍然宣淫于強臣之家。恃有私昵之人耳。豈知侍人止衆入。卽閉門。歌聲未闕。矢已當躬。先射又射。飲刃而死。于是死于崔氏之門者八人焉。自外至崔氏死者三人焉。爲崔氏殺者一人焉。彼以爲殉君之義。而其實皆平日逢君之惡者。晏子提出社稷爲重。君爲社稷死。臣安得獨生。不爲社稷。臣何必共死。以視紛紛絕脰死相枕。

藉○以○及○奔○晉○奔○莒○皆○得○以○私○暱○兩○字○盡○之○而○晏○子○實○高○出○
諸○人○一○等○此○傳○之○力○表○晏○子○也○次○段○叔○孫○宣○伯○以○下○叙○
崔○子○立○君○事○莊○公○淫○昏○之○主○何○敢○與○之○同○死○崔○杼○亂○賊○之○
臣○豈○得○與○之○同○盟○晏○子○卽○不○能○討○賊○殉○難○與○太○史○兄○弟○同○
遊○地○下○而○不○立○其○朝○遠○颺○他○國○不○失○爲○潔○身○之○義○何○以○太○
官○之○盟○竟○與○崔○慶○同○歟○而○以○忠○于○君○利○社○稷○六○字○兜○頭○一○
蓋○雖○則○隱○紉○其○後○日○不○臣○之○心○然○視○其○君○今○日○之○弑○不○幾○
如○秦○越○人○乎○且○賢○者○舉○動○國○人○觀○法○行○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是○杼○固○欲○藉○晏○子○以○靖○國○人○晏○子○受○盟○國○人○安○有○不○
附○嗟○乎○鮮○虞○猶○爲○舊○君○之○服○而○晏○子○已○立○新○君○之○朝○盧○蒲○
癸○王○何○猶○爲○舊○君○報○讎○而○晏○子○曾○無○復○仇○之○舉○故○于○鮮○虞○

設出大義而晏子之依則白不待言。或曰：前段言死不足重此，又叙太史之死爲可貴，傳意不相矛盾乎？曰：非也。諸力士不足重者，非死不足重，以導君子淫也。無論賈舉州綽之死，輕于鴻毛，卽盧蒲癸王何之奔，亦不足取。非其私暱，雖閭邱嬰、鮮虞之去，晏然物表，而太史昆弟之死，重於泰山矣。傳於閭邱二子，不與盧王共叙，蓋以此也。而盧王又不與賈舉州綽共叙，以二嬖爲光誅慶舍，猶異于諸嬖之徒死者也。葬不待五月，禮不以諸侯。晏子曾不問一言，諷止之。子張述陳文子之事，夫子曰：清矣！以去國爲清，則不去而與盟者，獨非浮沈於污世哉！

晉侯濟自泮。閭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者

而去

只說莊公已死國人服罪而必獻賂百倍往時齊晉兩相照會都無一語妙絕

末叙惠伯之對傳若曰晉人作主則請侯唯從命

人逆服兵不加接會齊人以莊公說稱生齊人以莊公伐晉時不知莊公之弑齊人以莊公說稱生齊人以莊公伐晉從晉也使隔鉏會之請成慶封如師封獨使於晉不男女以班按此男女以辨皆下篇男女別而累哀元賂晉侯以宗器樂器之屬自六正六卿之五吏職三十帥武職皆軍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司有師旅小將及處守者守國皆有賂晉侯許之杜謂齊有喪故晉無讖劉氏曰使晉討齊殺其賊而知有一己之私誠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而忘天下必大惡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傳書受賂之人無詳於此者覺弑君之國人人得而取之將唯恐列國之無事也世風至此哉

晉侯使魏舒宛沒道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

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舒欲得衛之五鹿故

晉侯以一卿一大夫逆獻于齊而致之衛齊以必從也子

是范句既卒趙武為政欲結諸侯之心為盟宋之地憫獻

之流離請衛之一邑如寓公然原非教之爭國也而崔杼

遂以復國之說與獻謀陰與相結觀其求五鹿逆知獻之

必得國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隨者井厘木刊陳徑也理塞也刊除也

厘青田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假師奔莒欲建遇司馬

桓子曰載余陳之曰將巡城不從較公遇賈獲陳大載其母

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雖息猶不與其

北渴不特與
南入鄭獲
遠惡反對并
與晉服齊人
人安歸反映
焉出車以粉
公皆以情狀

計曰：「此乃見。」
運備周詳。

子展子美前
後對寫中間
棟陳侯數語
乃見錯綜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傳：臣而狎君女而賁男，雖類沛其。

矣。其何以脫母不若附載？政建之凌氏曰：如呼遇卿，公幸號。

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喪廉。

問：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因係于。

晨執紼而見。見陳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

子入數俘而出。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故獻俘者。祝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官司廢缺，民人分。

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格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

陳侯爲楚虐鄭，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若何。

過分而子展命師，無入公宮，格脩外臣之禮，安定其民而。

去夫伐陳抗楚者，春秋之大義，秋毫無犯者，王者之行師。

在當時所僅見者也。然入人之國，聖人不予，故不以賢者怨而直書其事。若再伐陳而但求其成，則誠仁義之師矣。聖人之所予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以明齊亦同盟。

或疑齊不與盟，重邱齊地，未有諸侯已臨其地，而其君猶安處者，皆一列于會，則諸侯不敢討尤崔杼之所亟欲盟者也。交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與此異？蓋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弑君，猶能聲其罪也。此不書伐齊者，夷儀再會，將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弑君，觀趙武之告穆叔，下篇見方將乘崔慶得政之機，為弭兵之地，是重邱同盟亦為盟宋，設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何謂此也
其義上此
又云引兵則
威制于外
所以有民池
之落民則于
內趙所以能
起晉陽之甲

齊之罪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文子爲政

趙武代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重禮

待諸侯

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

以往兵其少

弭止也

矣

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

武也

知楚令尹

令尹

屈建也

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

以

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盟于朱

傳

晉

士句專政五年

政以賄成

驪子產有藥石之言

不能盡已

也趙武爲政

盡革其貪

而重禮于諸侯

新政

政收復桓文之

勲不難也

乃不爲

攘楚而立意善楚

借師兵

之名

遂始安之計

而諸侯益以不靖

發其端

薄諸侯之幣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所以爲諸侯交事楚之地也

楚師兩軍不
相與而與師
居中自固可
以制勝子為
以制勝子為
兩軍分爲
與水而
師以爲
楚並不見
簡師爲
師以爲
二軍已分
而師則所
者并力旅
何以先敗

楚遣子馮卒屈建子爲令尹屈蕩爲莫敖將屈建子馮之役楚有屈蕩

爲左廣之有世本屈蕩居建之舒鳩人卒振前年辭楚令尹

祖父今此州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救之子木遠以右師先舒鳩子

子木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遠以右師先舒鳩子

強息桓子捷子騁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

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強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與水而疏云慮水山大王民將州病按傳三川墊隘諸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以待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

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還

楚滅舒鳩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楚滅舒鳩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歸其置之死
地而後生歟

此楚人常用兵法以掩人不備也。楚與吳爭舒鳩受禍。晉
霸衰而楚復焉陵。

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夷儀與
齊言張本

晉平不能誅林父。廢剽立獻以幹父之蠱。乃納之一邑。此
婦人之仁。徒醜亂耳。而獻之入。經書衛侯何也。不與賊臣
之出君也。蓋獻固衛之君也。豈林父之所敢出而剽之所
敢篡哉。此聖人之特筆。而萬世君臣之分定。鄭與入揀何
以名曰不正也。

鄭子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陳云。傳但數俘
而出。據定王告。章朔。惟伐戎。獻捷。王今

何燕門期
伯清伐陳時
子產為政
不新易道武

伐諸侯則古事而已。不獻其功。戎服具於朝。展將事。晉人間
子產盡事大之禮。從春秋之制。戎服具於朝。展將事。晉人間
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後當周之

朕不知計
問非也
爲卿不知
其已告特以
之知伯者之
必不準伯者
之命耳夫子
所謂晉爲伯
卿入陳也

君所知也東
上今陳二
叔木位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做邑不
也。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諸正謂辰陵之盟。今陳志
公第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
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事屬公。至於莊宣
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代桓公。桓公之子厲。厲之子莊。莊公
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桓公之子厲。厲之子莊。莊公
從三恪。今按二代之王。者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不示敬而已。則
樂記。武王封黃帝。復于制。封堯。後于厥。舜。後于陳。周之德。桓公之亂
三恪。當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至今。賴周之德。桓公之亂
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桓公之子厲。厲之子莊。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代桓公。桓公之子厲。厲之子莊。莊公
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事屬公。至於莊宣
公第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
也。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諸正謂辰陵之盟。今陳志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做邑不

大懼不戰而
駭太姬將而
武當一極
波所停者
侯之伯即
伯者槐槐
損破

以下之牙攻
了之盾

常是遠照介
王休

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朱解其欲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伯
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陳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
陳○陳○者○井○陳者井理木刊敵邑大懼不兢而恥大姬上居太天誘其
衷○敢○傲○邑○心○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
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陳氏
征○伐○自○諸○侯○為○非○禮○則○桓○且晉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
一○同○方○百○自○是○以○衰○差降蘇解謂大國七十里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
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
其○過○禮○無○不○及○也○士莊伯弱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伐陳見鄆
爲甘屈
慎辭而
順是夫
人情
要旨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已故硬伐以結成仲尼曰志
其功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成也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雖得行猶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傳申言鄭辭令之美按

趙武爲政無心伐楚早握弭兵之計鄭伐楚與國之陳恐
挑兵釁無以成和議也且入陳之時事事有禮以視晉之
伐齊賄賂山積實爲形機士莊伯所以致詰乎子產絕不
言功并不言入陳之有禮但詳言陳挾楚患鄭之罪伯主
不能討又不卽命鄭自討則此日之井廙木刊陳爲之實
晉致之曰不兢曰恥皆動其羞愧而使之奮發也說到大

陳但云陳知其罪。援手于我。絕不帶絲毫漲皇及侵小之問。晉人已自踰短垣。戎服之間。文公已爲之布命三段。處處提出先王天子王命。見晉之世霸。以其能尊王攘楚耳。今如稱霸主。不愧先王之命。弗以爲功。而反以爲罪。豈復有繼霸之志乎。理嚴辭婉。此夫子所以賞其願也。

掩

焚鼓

地薄

之減：

不健

界産

1

趙應使字

未用一卒字
死前若字將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七

爲地井行沃平美之地則如附禮制以爲未田六尺量入

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疎云九土之內偃猪京

賦車籍馬藉疏其毛色歲賦車兵士徒卒步甲楯之數使皆

常數反栢旣成以授子木禮也言楚之所以與傳

傳大書趙文子爲政未聞內治其所圖謀將率諸侯以事

楚晉安得不弱子木初爲令尹非牧兵賦無不就理此急

於內治者也楚安得不強傳於南北主盟楚強晉弱之先

二子初政一能一否並識其概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二十門於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也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也封也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

也

也

也

也

字字字字
如神

前篇言子木
無濟之才此
言其善之德

如云兩知字
如以而更委

又曰然則貌
開故云

補語子太叔
四字方知前
論其六要此
則其精詳
一京折作兩
層

以射之卒。

詳說自壽夢以來知尊中國與楚為敵今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其以懷夷而死也

彼此報伐而軌殪其君荆楚無道此類是也入郢之師所
自來矣。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

程年楚子將伐舒鳩薦子木辭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實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為政焉對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

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然明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附註言所行如農之有畔有

其過鮮矣

三

卷二十一 襄公五年

七

襄陽之音

試君此役
諸君如奕棋
入耳
世之官不

然明之對析之爲仁知合之則惟愛民故害民者必誅大
叔問政問所以行此兩言者其道安在在於思而已咄分
限也然明側注在去惡子產恐不善會之便以搏擊爲良
言知以全仁事事有分限不得稍過一分流于慘刻也夫
子稱其惠人道不越此方知政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儀
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
其後矣皇恤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使
終可思其復也思其可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元龜仲
成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棋也
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棋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

公直道想
到幾十年前
之弊式子太
思不盡諸語
母世府領足
之神

必不免矣。九世之殂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氏出自衛武公及豳九

世也補注傳記太叔儀之言及後伯玉去國見羣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甯喜許之與甯惠子疾傅悼子許諾相應似喜於剽爲罪於行爲功而于殖則爲幹蠱之子也傅以爲不然甯氏世爲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罪人也殖以復行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剽未嘗臣行臣于剽則始終事剽可矣卽有父命或使剽全行可矣安得祇剽而迎行乎夫但曰許之其事成否尙未可知而太叔儀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剽知之則喜死剽不知而剽死則行必疑矣則喜亦死是齊與不齊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父愆君子爲之若躬蹈軼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

者。仍。不。能。沒。其。不。可。也。必。矣。太。極。引。書。言。其。終。必。有。患。引。
詩。言。其。賊。心。當。誅。固。不。得。以。從。親。之。命。末。減。其。弑。君。之。惡。
此。傳。先。經。始。事。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啓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埴 堦 校

襄公七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莊解在二十四年不而言會其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
五月。齊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泄盟。秦伯車。秦伯之弟鍼如晉泄盟
成而不結。不結。回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爲失之。疏云。獲晉續注。寫章太別起
行頭者。謂之映出。故杜以跳言之。陳氏曰。言秦楚固交。秦至
盟而不合。是以米之食。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秦晉相仇久矣。至此爲成而深惜其不結。先經總叙。非傳

寫誤也

和添是晉伯
絕大機圖
要公伯公伯
未之喻叔向
之機也過公
也到三
恒於骨一腔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剌獻公復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按者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杜

復其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公會晉人鄒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齊會公侯皆應既方責宋向戌後期故齊良

之拔此史例也。秋宋公液其世子遯謂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才何反。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壽卒于楚子悼。才何反。冬楚

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僖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莊歷脩會夷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次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

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

難保之意反
距平公廷不
謝病

馮云中有
枝之作轉
出滿空
然令字
分有力
似晉朝
只四
人耳

此郭嘉就
林父以成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林魁御止拂衣從之人救之官設叔向自相

陵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林解言為公

師賊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謂二子不而力爭不務德而爭

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稱述見

子朱為叔向所黜公義也何至撫劍而起晉之官常廢矣

夫昏闇如唐僖宗猶謂大臣相語無以儀刑四方而况拔

劍相逐乎平公怡然以為所爭者大殆僖宗之不如矣趙

武何然然也以視趙之子水政令戡然已總其成百僚帖

服趙安得不強晉安得不弱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醉醉不敬如獻公及子強命之

求反國醉醉不敬如獻公及子強命之

侯國公卿
鮮而林父事

已見前黃
言致報之由

子鮮但云君
無備即有信

則行之矣此
只煩得一策

便是其說處
亦由家氏二

語爲知存此
君之由

既告伯玉又
告石宰伯玉

君子也不悅
其言者守心
得也共謀其
事故皆告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此吾故也許諾初賦公

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信之必欲使人

在其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子鮮爲復非已意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蓮伯

玉伯玉曰緩不得問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蔡氏欲逐獻

還行從近闕出或謂伯玉禍作而去禍止而反似于義有數

懷之伯玉當獻劉劉之世皆非有連其云有道者無事之時

無道者其從近闕行及反于衛降居不仕將客再訪復從廷

行至黑之世復仕爲大夫耳夫平子速君孔子不仕陽虎作

故曰伯玉出處令乎聖人也告右宰穀夫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南君前出獄公天下誰高之容也悼子喜曰吾受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

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

一經點注

國人助衛子
却已暗得經
書便歸之義

只就林父
出車而將
害之叔亦由
此此一筆全
身俱震下

遂見公子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蘇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失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
義多不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孫襄。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孫傷，故棄弱攻之。孫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甯子甯平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言子叔
收疏云：此則光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陳
氏曰：甯君雖段太子不許，以試君為重。葉石林曰：為衍則可
以殺，則為甯不可。甯曰：甯喜欲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愛
以殺，則為甯不可。甯曰：甯喜欲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愛
父命，則甯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晉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君叔殺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晉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我

甲午衛侯歸
是神探其筆
却爲下險提
筆

以道之遠近
爲之系在
正典終絕太
叔橫一車

二罪與定案
以三罪通
朕

也。甲午衛侯歸。大誓曰。復歸國。納也。也。木。曾。納。之。真。備。今。從。真。

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

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言。行。則。必。易。生。徐。錯。云。領。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夫。諸。大。皆。使。寡。人。

朝。夕。開。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王。室。之。在。如。乃。心。罔。不。在。

不。道。內。外。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國。臣。之。罪。一。也。有。

出。者。有。屈。者。謂。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

行。誓。名。與。衛。侯。鄭。復。歸。於。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更。代。之。

際。聖。人。謹。之。獻。有。志。於。復。國。借。大。國。之。力。而。誅。剿。及。喜。可。

也。否則夷儀人乘閒誅剽可也。若寧喜則父子臣剽久矣。欲其起已勢必弑剽弑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爲。况使之弑君定姒之命。傳亂命也。猶之殖以復獻命其干也。一父一母並爲厲階而獻與傳之非義不得言也。其中最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寡氏一語得傳傳命寧喜信之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天心於故君哉。亦曰寧辭以周旋耳。說者以專神專論林父且謂不足以蔽其事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速無所不至是林父以是而遂君叛君者卽寧喜以是而弑君也。此林父之罪不得誣咎於獻公及晉大夫而寧喜之惡不得歸過於公子歸也。以發明經書弑君叛之義。

兩方見酒
而之會全為
孫氏

衛人使戚東鄙

以林父無故

孫氏愬於晉晉成莠氏

戚東

殖綽

今來

在衛伐莠氏

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

文子曰厲之

不如鬼惡鬼也按言女豈要遂從衛師敗之國

衛地今直隸開

流鉅

孫氏

獲殖綽復愬于晉

殖綽一戰而殺晉成可以寒趙武之膽兩愬于晉皆趙武

主之而孫氏得終老于戚晉臣為德于孫氏深矣州綽殖

齊之勇士一為齊莊死一為衛獻死各殉所事之主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孫蒯子展為

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補舊晉命上會傳古諸子

知禮樂自諸侯

先八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賜子產

出久矣杜陵非

先八邑

十二井疏云周禮四井為邑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孫蒯二十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四井也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兩子展上
制子來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上卿子展大卿子西十一年夏齊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

在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

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護政

不失禮。

孫無避讓而不失其禮次之禮

子產果斷不畏強禦。却以禮讓傲骨子。聖人言爲國必以

禮讓。子產庶幾焉。

晉人爲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

也。召公爲諸侯會

晉爲盟主。名天下諸侯。將討弑君之賊。豈非桓文以來所

僅見乎。然其討賊乃爲孫氏故。孫氏逐君之賊而爲其討。

弑君之賊。豈由善交晉大夫盟會多在其私邑傳著爲孫

民一語而前後篇皆貫

楚子蔡人侵吳及雩婁

按今江南霍邱縣是吳有備而還遂

使歸五月至于城麇

楚皇頡夫大威之守城麇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圖

共王也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羣曲

也伯州羣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羣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圖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圖寡君之

貴介也大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離

獲子道上下手以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

見見圖令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卽墓父

大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以爲請子產曰不獲以貨

備元得妙傳
偏韓已若此
輕于何諒
州有地名
而從國意
以得其好
知卒爲所殺
故君子知命

前篇鄭州
後篇鄭子產

一編一正

靖漢父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鄒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也。以貨免之。小若曰拜君之勤。鄒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鄒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思于鄒。楚師以去。不以見伐。爲而反。以卽去。弗從遂行。秦人不弔。更幣從子產而後復之。

晉悼三駕服鄒至此十有六年秦楚併力爭鄒此正霸業興衰之機世世之傳不知也而晉遂失霸傳蓋爲宋之盟張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鄒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威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城今在直隸開州北趙武不齊尊公也公侯向戌不齊後也期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史官之例於是衛侯會之將

源山以與漢氏下取一軌一因皆爲孫氏已佚爲

卷之三

國公史

水

二君爲衛侯
如晉而二大
夫執節事不
見欲言又止
無以爲言
至下而力知
未嘗告趙文
子穆言無不
安我宗族
恐齊人伐已
也雖果不能
以良言先正
也

執之不待與會故不齊晉人執齊晉北宮道北宮括之字討其使女齊

司馬以先歸晉人曰而後告諸侯以齊晉在秋劉德非伯討也

執之則悖也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主獄大

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詩大國景子相齊侯國賦蓼蕭及遠若露之在瀟

以喻晉君思于展相鄭伯賦縞衣風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

也參蕭水二詩所趣各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叔向與叔

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

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父執衛侯叔向告趙

文子文子以告晉侯補注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記取晉侯

有供自覺
顧至向二
張自可知
習者有優
非并傳執
所是也非
言下
張已棄命
武而大夫
諱乃敢及
衛事
質子早相
伯之仲堂
形趙武暗
公以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
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禦剛馬
子則轡之餘。按其文非衛書之類。故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
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取典不疑。此詩餘無所
見。故謂微子展賦將仲子。今別有異而衆人猶謂其爲臣執
女是也。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
儉而壹。子展。弟。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一。鄭穆公十一子
云。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昭氏也。子
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夏。霄。良氏也。子太叔游吉。游氏也。子
石。公孫段。段氏也。伯石。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
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昭。公子驍也。子國。公子穀也。子
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佺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
士子孔也。世族諸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羽。顧其孫也。
非行人。
子羽。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寧以定行而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
交相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却不提
明正意。只開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
聖經罪晉之義。澶淵之會。不義之大者。諸侯噴有煩言。
齊不與會。宋人後至。小國之至。唯齊可見。列國皆知其非義。晉平亦自知其不義。而委
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爲晉任過也。故德公之
甚其告諸侯。以卿不會。公侯自抑。以良霄之至。先宋以悅
卿。而宋則正其後期之慢。春秋以來。諸侯告命。未有鄙倍
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
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竊喜蓋爲臣討君。古今
之奇變。觀齊鄭二君皆爲衛侯。請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宋路不正

傳用一嬖子
佐虐暴勸倒
而棄欲殺法
居然可見然

向而齊人不會之故可知矣。知齊人之不會而宋人後至之故可知矣。夫執諸侯而歸於京師，猶知有天子也。乃衛侯至晉而執之，而囚於晉國之士師，以快孫氏之心。其驕縱敗倫，莫此爲甚。是豈可爲訓哉？故夫子削之也。晉臣以殺戍挫威者，愚晉侯，陰以黨護賊臣者，踣公室。傳叙叔向之論子罕以見晉平之無以長世也。嗟乎，晉平內有四姬矣，而衛侯之歸，必待衛姬之入，則又晉臣之盡惑其君使之廣倫荒縱而不齒於諸侯也。

初宋芮司徒

宋人生女子

赤而毛

棄諸堤下

共姬

宋伯

之妻

取以入名之曰棄

長而美

平公

共姬

八少

林解

入宮夕

共姬

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

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

元惡

而嬖

左師索有賢
名保陵太子
棄生敢殺之
乃畏而惡之
則相與一氣
而太子危矣
經罪來公傳
解左師

濁云中段界
伊侯忌師人
皆曰四閭之
則罪歸夫人
左師又若
二筆左師服
而與之語則
罪又獨歸左
師此史家駭
併一路之法

觀惡而大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合左師。成畏而惡之。寺人惠
牆氏伊戾。名爲大子內師。孔臧爲內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犬子知之。孔臧謂與楚
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子謂太不惡女乎？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
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爲太子內師，臣請往也。
按忠愛之言，忽出于小人之口，已覺可疑。且公遣之，至則欲
知其惡女於戾之語，不能辨由戾于夫人已久，道之至則欲
用牲加書，徵之微也。徵也。飲口戒反而聘也。告公曰：大子將
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按較驥姬云：女何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役也。問諸夫人。素佐母
遲乎爲君？更簡棘。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役也。問諸夫人。素佐母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其

唐云曰大
不登女乎
見分亦不
其子必有人
令平公曰聞
太子之過故
信之不疑

君爲一問事
趙曉女

婉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恬而與之語

也。詔也。欲使佐夫期。呂說佐何以使太子不疑是在平日孝

友。決于兄弟。佐固可取。然當急報太子。如拔矢拯溺。何以左

師。強而過期。想此時亦爲利動也。按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何以即入向戌之耳。蓋左亦無非。向戌伊戾之黨。後世用此

術。以領太子者。多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

也。乃亨伊戾。彭反。亨。左師見夫人之步馬。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疏云氏猶家也。言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

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馬以玉爲

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

之。左師不使者。以命也。傳言宋公問左師。缺太子所

以無異而死。紀恩。卒。伊戾惜乎其不及向戌也。

向戌後此合晉楚之成。春秋之罪人也。傳深惡之。故於襄

十七年華臣之奔見其風首兩端。心術不正。然過門必驛。

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誠大
子欲立其子也美而狠狠戾也謂與衆不順下急接左師
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畏者畏其不能容
惡者惡其爲已害大抵座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
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
人臣義無外交太子享容非禮也況於野亭迨伊戾獻諫
問諸夫人與左師皆曰固闕之可知左師先與夫人定謀
而伊戾不過承意以行耳罪豈在伊戾下然宮中府中不
相關會夫人之意何以聞於向戌此中情節尚未明著故
叙左師見步馬一段以見左師夫人早有使命往來愧遺
相報不覺彎弓下石異口而同聲也

兩世交情
然古道猶存
教乃云不復
在舉送無想
戶之禍則以
後日論當時
孰也

鴻云明年作
根先周族子
木令辭氣不
與一會
意度失問

鄭伯歸自晉請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

免於戾言首懼夫敬於使夏子西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死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按傳氏謂魯之事晉

過於恭因將弗勝也非也傳蓋言諸侯之睦以著朱盟之非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舉子晉祖父與擊子朝

之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出奔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迎奔晉擊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朋友世親布擊子曰子行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明年在擊子通使於晉爲國

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

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皆木

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

元曰類族之

問路者則然

妙在故不知

其意甚材其

多倫一居

以下便展開

湯云引詩省

古引商頌頌

下有詩無取

証在商頌三

引古妙也

無族如乎音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名子聞之善為

國者實不憚而刑不濫實僭則懼及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卑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謂也詩大雅故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經不用常法懼失善也商

頌有之曰不解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言殷

備差刑不濫不濫不致皇命于下國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梁行賞而恤民不倍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賜也酒食賜下無

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盛饌此

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

注云按論時
引詩楚材其
一總相提挈
四日

之爲也下便
有爲經刑所
察也典歸生
聞之一大段
陰陽開照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帶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人與諸戎車之殿以爲謀
主勝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
多鼓鉦聲以夜軍之鉦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
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按不以雍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許六反以爲謀主
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麇角之谷在成十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秣馬

楚子所建者
前傳未及者
亦補叙法

則云淫刑以
逞皆當國爲
之說子辛子
反死之直刺
子木之隱通
云四事先後
不次是隨口
談出

四段項折收
楚華調一律
於同欲齊楚
上信見精神
臨者方懷慈
急於盡言而
咄然而止使

言古利事

卷三十一

二

厚食師陳焚次次舍也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
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宋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
子子反與子靈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臣
子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
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雋韓皆楚邑按棘今楚罷於奔
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七年見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
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今河南以爲
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屠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畏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井夷龜

其口而出而
又有甚嘆
必散之軍注
快於上四
以一直順
而無續力矣

板字點

成陳以當之

以爲陳

樂范易行以誘之

樂著時將中軍范

賈錦皆散易爲變易之易

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

必散之軍注

中軍與下軍易幸任也中軍之幸良故易之按

下誘字則此杜爲

中行二卻必克二穆

勝。行尹即反

爲中行二卻必克二穆

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

乃四萃

子重于辛皆山穆王故曰二穆

夷傷也吳楚之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

謂火滅曰燔

潘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

比叔向

附注言令其豫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子

諸王益其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子

伍舉逆之

伍舉

所以

所以

伍舉所以

伍舉

伍舉

伍舉

得反子孫
復仕于楚

聲子之意在復伍舉。但子木姻強如言舉無罪。則舉以罪逐。聲子云吾必復子。胸中已有成竹。故于晉大夫孰實一問。卽從楚材晉用上。說入其爲晉用。由楚人濫刑驅之也。但濫刑逐舉。是主政所詳。善爲國者以下全不提出。伍舉並不切定楚國。只泛泛評論。刑不可濫。道理引詩引書大作鋪排。歸併於有禮無敗。已使子木俛首悅服。今楚淫刑以下仍不明說。伍舉只泛言楚材晉用。因而禍楚。作四段分疏。如出一轍。使聽者不寒而慄。子木明知其有爲而言。而更不說明。俟其是皆然矣。一言卽接。今有甚於此使人失驚。因以豈不爲患四字。竟住覺上。四段節節爲伍舉寫。

照而濫刑及善一大段語語爲子木獻忠也朋友之誼不以勢利爲炎涼而執政從諫如流忠於爲國豈助臣虐君之晉臣所能及哉傳云晉卿不如楚實爲下半部之綱傳於世變之大必有一篇大文章豫設於前而於無文字處見其本旨明年宋之盟楚泄牛耳晉之伯業已荒傳大書是篇特提提角彭城郢陵之役言晉世敗楚師辱王攘夷以爲盟主王平公之世一爲治五又爲楚奔命於吳至今爲患則今日時勢言其求其然也南風苦爲不競何至聽向戌之邪謀爲苟安之末策傳所爲深罪晉平也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師不與鄭伯自行故許惠欲報之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此論時勢之
言不得爲異
議者論口

評男起前男
張

楚子伐鄭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貪利不如使退也而歸乃易成夫小

人之性彙於勇齒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貪動也齒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慕勇

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南新縣今在河隨其城許規

反涉於樂氏津名今在門於師之梁梁縣門發獲九人焉

涉於汜而歸汜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接林以爲獲楚門者九

人斯時楚獲鄭人知鄭有備涉汝水而歸或云當是楚獲鄭人

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

楚有求諸侯之心晉無恤諸侯之志子產窺破晉室不競

我禦敵而晉救不至非鄭之利寧使之逞欲而歸然楚師

乏來。鄭卒不受盟者。則子產善守其國。而晉悼三駕之勲。不替也。蔡勇商禍而貪名。以小人之言。可爲著。蔡史遷入子產於循吏傳。不誣也。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晉之交按前此許歸猶未歸也至此乃釋之

晉平於衛。其罪五。執君一也。以歸。不告天子二也。獎賊臣三也。色荒四也。潰姓五也。

黃云三晉通爲遠父後魏與晉同姓而非唐漢惟韓氏本是桓叔之支武子與獻公同祖是桓虞之配猶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宣子名禮入天子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大夫無他事矣。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旅不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如此類是。弱。者。尊。王。實。事。自。齊。桓。官。受。方。物。以。來。晉。伯。踵。之。定。其。職。貢。代。輸。之。周。雖。至。晉。平。之。昏。懦。趙。氏。之。偷。惰。猶。使。韓。起。獻。時。事。不。可。謂。非。衰。周。幸。事。也。韓。氏。昌。阜。於。晉。傳。意。直。注。春。秋。之。末。

齊人城郊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

齊大夫

以廩邱

疏云衛邑

齊取之以

則烏餘按今在山東范縣東

南縣之新安村爲羊角城

奔晉襲衛

羊角

近廩邱

取之遂襲

我高魚城在廩邱東北今山東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

我高魚

城在廩邱東北今山東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

有大雨

自其寶

入市步水

介於其庫

甲測義介因也

以登其城

充而取之

非補注不書

盜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

政乃卒治之

文子言於晉侯曰

晉爲盟主

諸侯或相侵也

則

討而使歸其地

今烏餘之邑

皆討類也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閱疑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閱疑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閱疑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閱疑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閱疑

言於此類

而貪之是

汪云以證論

爲東一起下

無以爲盟主也。諸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晉大夫

能無用師。

言有權謀

晉侯使往。

無用師三字此後晉主政者皆以爲主腦。

經

乙卯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解：景公卽位，通朝者也。夏，叔

孫約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穆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知勝爲私。故盟唯席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地于宋，則與盟可知。

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衛殺其大夫甯

喜。書在宋會。從赴。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夷邑者。

杜經謂齊魯宋也。

具車徒以受

地。

必周以受地爲名。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必周二字是

廣三補義

卷三十一

左

鳥餘以其衆出出受使諸侯僞效鳥餘之封者效致也使者
邑封鳥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是以睦於晉

鳥餘叛君歸晉以拓地之說媚士句遂殃及三國三國非
不能治以晉既受之弗敢治也趙武討之真伯者之政矣
然以晉國之大治一廩邱大夫召之立至一士師之力耳
否則明聲其罪遣一旅立誅賊臣反地三國不亦可乎乃
詐許封之三國若致之而遂執之以詞嚴義正之舉爲陰
謀掩取之計何以服鳥餘之心哉蓋晉平懦弱以逸豫爲
安趙武偷情以無事爲福所以爲宋之盟而伯業奔傳曰
諸侯睦於晉以見趙武之時勢正可爲而宋盟爲失策也

子辭所為君
無信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字之車，不亦美乎？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敢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詩：相鼠，無知也。明：年慶封來奔，傳其

齊魯三十年不通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政已見一斑。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反國也。吾典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祗成惡名。

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謀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出時公孫臣之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父為孫氏所殺。按：甯氏所殺，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身與其難方知伯玉近關以行之是。石惡將會宋之盟，受

知公慢意酒
胸其怒

衛云一片怒
象聲浮紙上

衛家子居為
寫賦想公平
是為故君時
如念武子之
默為立碑氏
後可矣

前云補遺

卷三十

六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行會於宋為明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蘇云沮止也止人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使齊音專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邑音不

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謂治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恕乎事治則明已出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孔疏喪

為之服喪服也禮記過而追服實名為稅以聞凶之日為服

喪之始按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魯公痛隱子鮮如士大

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尋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非之邑輸臣

喜正死於城
不傳死於事

勿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餓不甦。能贊大事也。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太叔儀爲卿。

此傳殺甯喜。鱣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段兼罪子鮮。體經義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篇首一專字。喜所以見殺。非關弑君也。一患字。獻所以殺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案子鮮曰。鱣實使之。是子鮮罪。案蓋喜未嘗弑君。而鱣陷之。獄陷喜於弑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懇諸天下後世。而無由者。然鱣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悞恨之深。正以明其

饒以爲名直
實通爲便是
經述

方云告於晉
晉知其不可
告於齊齊即
其不可而姑
許之即而或
亦自知其不
可特欲以經
通齊而傳耳

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
餒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
政。此正與轉相反。

宋向戌善於趙女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
名。欲復息民之名。臣傳向戌助伊戾。伊戾也。受賂稱夫人。食也。
名。食邪。自稱而欲已人之亂。妄人也。補註見向戌推欲窮虛
非遠畧。如晉告趙而趙並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
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
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

可知舊所據
禮附甚多恐
累篇法文去

冬文編三字
一篇駁目

趙武向戌欲
成兵之名
未盟之前三
大段從諸侯

甲辰晉趙武至於來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盂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安之禮故曰禮也

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疏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會同舊差之事折之設反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兵之折之意敬通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
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按服虔云孔子舉而用之後
世謂之孔氏聘問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曰舉
謂記樂之也蓋夫子特學服虔而相傳宋享趙孟之禮最盛
因使弟子外之以備參考文儀文也辭辭說也以爲戊申叔
盧文飾說多而母周勤王之意長不足法也服氏誤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陳文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荀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

自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

來者更相朝見

前論不一能
從從命追到
楚人懷惡與
甲步步逼出
未敢正進厥
諸侯直是干
里來能到頭
一帖何等曉

方云子木在
會懷惡不遠
言無信矣蓋
其兵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
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請齊使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也傳謂
告諸王按必謂諸王想見楚子乾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
公子盟以齊言素要齊其辭至盟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
黑肱盟以齊言時不得復訟爭
蔡公孫歸生至集於宋經書此會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
告追以叔孫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孔疏不築爲壘豎
相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伯風荀謂趙孟曰楚氛氣也反甚
也晉楚各處其偏楚處南
張懼難言楚有變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
故晉營在東有急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哀甲甲在
可左迎人宋東門

子水明說將
信州強顯係
相規與趙武
自謂有信私
向論說不特
誣人抑且自
誣兩兩反照

有備無患
人之知兵
是也幸楚人
只能聲耳否

欲因會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

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大率 伯州犂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

志將逞平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

而後身 信亡何以及三 爲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 音丹也。斃其死也

也說云言無得生者始 若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必不捷矣

覆口諸謂制地死也 非子之患也 楚食言當死晉

食言者不病 按謂不 濟之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人而以信 信也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

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按也謂宋也附注謂爲楚所攻而病

則宋與受其禍
能致死助我也

必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爲地主致死助
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又不及是。

愚按况必不至是下
即使至是亦非所患

言曰弭兵以名諸

侯而稱也舉

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衛叔向有懿其節

說以安趙武之不劫盟

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昧

叔孫不從其言故殺

公比
命小
以國
敦武
之子
恐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

勝皆不與

盟
因
故
二

叔孫曰鄆勝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

盟屈度云叔孫不爲人私故不書其族

言，遂命也。

漢是時季氏專魯以叔孫氏之命使宋不齊

可矣所謂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仰更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禮武王意已
定只借叔向
之文辭以曲
行其說耳

方云仲尼明
稱趙武卒於
此所稱以向
子木之能言
也情所感其
多傳重蓋其
論約言以見
之否則凡稱
矣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非歸其尸也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楚

諸侯為盟小國必有司盟主新吳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

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疏云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

尸其事此盟爭先歟不爭主偏叔乃先楚人書先晉有信

也按楚爭先楚故假此以勸之耳乃先楚人書先晉有信

也楚武為主有信者字向戌之約而先至於宋非以此正中

外之防也盟先屈建而括以豹及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諸侯大夫盟乃正中外之防也云兼享晉楚大夫不以屈建

夫趙孟為客為客則當時人情何況然楚臣爭其大不呼其

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西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近

在其國故譏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干木問於趙

陳傳傳言宋公不書見以國地者其君必與干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韓大逢正斥
合武成厥人
無地可容
道無骨節

響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關桑

詩小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遇不謂矣中心慕子大叔賦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直之見規諄諄

野有蔓草

詩歸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太叔喜於相遇印段賦故趙孟愛其惠

蟋蟀

詩唐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所以保家不荒

公孫段賦桑扈

詩小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

因以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

將爲戮次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

言誣則

有其實法誣公爲無良公必怨之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後年也爲三

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

夫子之謂矣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服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致而不解其
也。故其時之
故者不知其
則而謂自經
其理或然
也。但恐伯有
怪內未必有
見及此

方云指山腰
情一向成服
難收指貶則
苦無餘酌後
則大昌不台
妙能子罕直
言向此服苦
則則則則而

請賊。蟠蟠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好樂無荒。請賞曰。語免死之邑。欲宋君稍功加厚賞。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義德向成。執其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以成水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武。謂湯。亂人以廢。謂桀。廢與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孔疏。謂以誣人。經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傳。謂左師之書。陳傳傳。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一是二非條
然市外

彼已之于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直也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

善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慎憂也

收取也

按

向戌之謂乎

善何

知其

此篇若將末段劃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誣道蔽諸侯是通篇斷結起處欲以爲名是通篇脉絡微特向戌以爲名也卽趙武亦以爲名飾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爲名且任其懷惡欺陵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爲真能守信而其實皆誣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德者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淫名率其與國以事天子雖桓文不能及乃僭王如故窺周鼎滅諸姬無虛日桓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戎兩人忽擗入冠裳之會讓

以先。祿。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僂。僂。於。楚。楚。是。事。天。下。而。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共。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爲。天。子。頃。使。魯。衛。曹。許。諸。國。忽。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之。也。况。申。之。會。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爲。犧。兵。何。嘗。再。哉。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實。禍。也。弭。兵。之。異。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亟。叙。子。木。使。駟。詔。諸。王。一。語。以。

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
昇於趙武者也。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
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
說。齊人獨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攘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
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爲名蔽也。宋享趙武。必有賦詩
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隴地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
交相見。又欲先歆。未聞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爲文辭。愈多
則誣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
內。二段戊申至曹許大夫至。卽曰弭兵而晉楚之從不
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倍賦。吾不減賦也。
且吾亦倍賦也。漫然許之。遂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忽。抑。是。夜。趙。武。與。子。哲。盟。以。齊。言。僞。見。趙。武。唯。恐。不。盟。豈。
知。楚。爲。吳。敝。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三。段。至。言。違。命。也。
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爲。挑。釁。其。意。爲。先。軟。地。也。故。楚。人。極。
無。信。處。却。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却。極。是。無。能。四。段。
至。皆。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氣。惡。要。
甲。皆。爲。此。而。叔。同。以。女。辭。飾。之。旣。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卽。
黨。林。父。以。執。衡。君。者。安。知。德。信。說。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
吾。謂。始。不。如。也。宋。襄。欲。以。服。楚。武。則。服。於。楚。耳。五。段。正。
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至。平。公。而。
霸。業。墮。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
之。可。見。楚。材。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爲。也。此。停。

意也。天段鄭伯享趙孟於瑤圃。七子賦詩笑領歌意。幾將趙孟看作第一流人物。不知前則驚悚之至。恐此盟之無成。此則得意之極。覺臧否之由已。將累世君臣危厲致死。驅揚相爭之弱業。變成一番飲酒賦詩而敵國外患不覺也。故恃功請邑爲向戌之增羞。欲觀鄭志。見趙孟之無恥。七段左師請賞以下。是通篇正義。小國之存存於伯者。兵力之強。謂兵可弭。直以誣道蔽諸侯耳。凡曰信曰德。文辭之多。皆誣也。中原分崩。小國就滅。皆由於此時有桓文向戌可斬矣。將前大段言外之意。歸併誣道二字而盡情呵斥。向戌以惡趙武也。

僂也。僂。行。僂。從。笑。亦。來。聲。

齊崔杼生成及驪而寡。

僂喪曰哀。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必起而高
伏可畏哉

慶封位於
臧而無機
可乘助二子
殺僂無咎即
殺崔氏之機
也

孤入曰棠無咎棠公與東郭偃之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
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欲居崔邑以終老按崔崔子許之偃
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宗朝也必在宗主明成與偃怒將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謂崔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
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
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以盧蒲癸曰彼君謂齊
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傅慶之
厚也他日又告成癸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
月庚辰崔成疆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
出其衆皆逃求人使弑不得使圍人養馬駕寺人奄御而出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正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仇國人助之
邪莊公之讎
故皆施命

助其殺二子
即殺之機

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

崔氏墜其宮而守之。樂短垣瑛云。謂新弗克。使國人助之。遂

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東郭綏。綏復命於崔子。

目御而歸之。雙爲崔至則無歸矣。乃綏終不入於其宮。崔明夜

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塚以葬。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

呂氏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杼

封之凶焰執敢當之乃皆以祿禍而死。如安慶緒之於濮山

史朝張之於崔杼者。好圖之不易。慶封即以崔圖崔。以助崔者滅崔。絕

不費手。不解崔慶同黨。卽曰崔薄慶厚。亦不至殘害如此。

讀至結語。方知爲當國故也。傳於弑君之賊。必定其罪案。

究其結局。爲千古人心稱快。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已明。

卷之三 宣公六年 七

楚遠罷令尹如晉泄盟報荀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詩大雅

定其罪。崔杼曰：止。余猶可已。自伏其事。周綱解紐。王法不行。故利賞歸之於天。崔氏一門。天若顯報。使後世亂臣賊子。皆懼而不敢肆。而封曰崔慶一也。則崔之禍不且爲慶之券哉。

楚遠罷令尹如晉泄盟報荀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詩大雅
侯比之太平君子晉侯宜提出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美天子之詩乃從而受之乎
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荀盈泄盟於前。而遠罷始至。見晉求盟之急。而楚繆也。王荆石曰：春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債事。旋卽誅死。所以强大累世。而威畧無下移。固其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

鳩反。貨女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一不忘舊君而楚即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矣。文十

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月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

覺其變。經云。雨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補注。劉

氏謂司歷能正交朔。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按傳言。司歷過

哀十三年。又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而言。其桓十

七年。傳曰。官少之也。意同。其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正。其

官居卿。以底日。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諸侯有日正。其

官非魯人。則魯人亦不為魯之司歷。承劉歆之誤。而謂魯有日正。其

病謂周室之司歷。不為魯之司歷。若此。則當時所書會盟卒葬日月春

國當先為之。而魯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當以何國為正。仲尼春秋史所書。差錯日月不同。韓宣子見魯史

禮記卷三
秋何以曰周禮燕在
魯矣此必無之事也